

工农兵写作辅导丛书



端正写作态度

海平 编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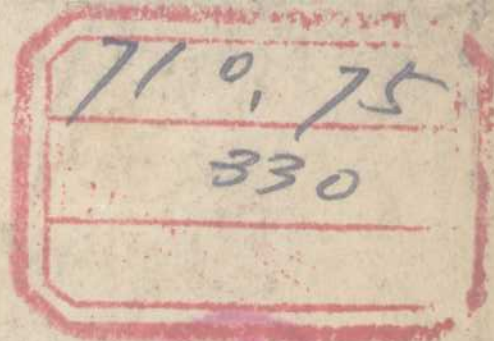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王农写作辅导丛书

端正写作态度

海平编写



工农兵写作辅导丛书
端正写作态度

海平编写
江苏省群众艺术馆主编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X1168 耗1/64 印张13/32 字数9,000
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数 1-30,000

统一书号：T 10141·571

定 价：(5) 五 分

开 場 白

文艺写作,是一种劳动,作品是它的劳动果实,是人民不可缺少的文化食粮,所以这种劳动也是可贵的。但有的人,不能正确的看待这种劳动,把它当成投机取巧、得名得利、发财致富、攀高地位的敲门砖,结果犯了错误。因此,必须端正写作态度。这本小册子,专谈这个问题。

一 要想寫作好， 目的須明了。

我想，在沒有“書歸正傳”以前，必須首先弄清楚文藝寫作的目的，不然的話，那就很容易迷失方向，走上岔路。

那麼，文藝寫作的目的，究竟是什么呢？要想解決這個問題，又必須解決下列兩個問題：

(一)

寫作目的要確定，

看你為的什麼人。

這兩句話如扼要的說，就是“為誰”。黨已經十分明確的教導我們：文藝工作的方向是為工農兵服務，也就是為生產服務。這裡所說的

生产，是指我們祖国今天社会主义工、农业建設的大生产，以及将来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大生产。但担任工业生产的是工人，担任农业生产的是农民，守卫在国防前綫，保护工、农业生产，不讓敌人来侵略和破坏的，是我們的人民解放軍，因此，工农兵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主要力量。文艺作品，必須为工农兵服务，它的写作，也必須为工农兵写作的。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，帝国主义的文艺作品，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。那些，都是与人民为敌，是反动的文艺作品，广大人民是反对它、不要它的。

(二)

作品内容寫什么，

这是写作一个关。

前面已經說过，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，必須为工农兵服务，为生产服务。那么，我們要写些

什么内容給工农兵看呢？那只有用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写工农兵自己的生产、工作和思想斗争，再用这作品来教育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工农兵羣众。如“江苏文艺”、“江苏文化”和各地方所出的“俱乐部”、黑板报上所发表过的小調、快板、鼓詞、地方戏、新民歌、新民謠、新山歌、新故事、墙头詩、鼓动牌、庄稼話等，不都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嗎？这里面就起了教育作用。

从1957年冬季起，全国工、农业生产大跃进，带来文化大跃进，工厂、农村的生产工作和文化工作，部队里提高技术，加强防卫工作，同样搞得热火朝天，把它写出来給工农兵看，就达到写作的目的了。目前，我們党的八大二次會議，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，我們更應該写宣傳总路綫的文章向羣众宣傳，以总路綫掛帅。

写給工农兵羣众看的文艺作品，不仅在內容上要描写他們的生活斗争，在文字上也要适合他們的文化程度，要真正的大众化，通俗化，他們能看得懂、听得懂，才能起到教育作用。

二 作品本从劳动生， 寫作态度要端正。

寫作的目的明白了以后，就有談談寫作态度的必要了。你問寫作的人，一般有那几种态度，我說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正确的寫作态度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寫作态度。这問題又必須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內容：

(一)

**站穩工人階級立場，
端正自己思想作风。**

有一位青年同志写信告訴我說，他那里有个王××，曾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里，呆过十六七年，古今中外的书籍，唸了一大堆。不管毛筆

字、鋼筆字，都写得流利，会写书信，談起“三国演义”、“东周列国志”、“水滸傳”、七俠五义”、“紅樓夢”、“儒林外史”又什么“福尔摩斯探案集”……講起来三天三夜不重复。可他写出文章往往不对头，与事实有很大出入，甚至完全荒謬。信里又說：“当統购統銷实行不久，王××写了一篇报导寄給报社，他說‘农村里家家沒粮食吃，羣众意見很大’。可后来一核对，他住的那个村子，平均每口人，每月在四十三斤以上，并非‘家家沒粮食吃’。他所說的‘羣众意見很大’，也只有一家地主成份和一家富农有意見，而那地主成份的人，就是他自己。結果，他那篇‘报导’，报社沒有采用。农民对他的意見倒是真的很大了，要求政府仍然让大家把他管制起来。”这位青年同志問我說：“我真不了解，他为什么要大睜两眼說瞎話！”現在我們就来研究这个问题。

这位青年同志所說的王××，上学的年数不算短，讀的书也不算少，但他写报导为什么要

顛倒黑白？是他写不上来嗎？不是的；是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嗎？更不是的。是他的脚跟同我們站在两个立場上。我們是站在工人、农民的立場上，我們認為統购統銷政策十分正确，对国家、对人民、对社会主义經濟建設，都有好处。因此，我們是真心誠意的拥护和执行这个政策。他呢？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，他妄想恢复过去的地主生活，重新騎在农民头上，作威作福，独霸一方。因此他要反对和破坏这个政策，他造謠、誣蔑，他妄想迷惑羣众对政府不滿，他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。从这个活生生的例子看来，就知道写文章必須要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，要有正确的思想、观点，他对事物的看法，才能和羣众一致，写出的文章，才能受到羣众欢迎。否則，單純讀了一大堆书，認了一大把字，还是不行的。

要想写出正确的文艺作品，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，而且要有正派的作风，作风不正派的人，写出的文章，也往往无形之中会夹带些不正

派的思想，別人讀了，也無形之中會中毒。因為
作風不正派的人，他並不承認，或者說，他還沒有
認識到自己的作風上有毛病，有錯誤。這樣，
當他在自己的作品（不管是故事、小說、戲劇）
里，寫到某一個人物的作風，和自己相同時，他
對那種不正派的作風，雖不歌頌，但也不肯批
判，就是批判了，也會輕描淡寫，不痛不癢。為什
么？因為批判得厲害，就聯系到自己身上了，批
判自己會心痛，心痛是不愉快的，不如不置可
否，隨它去了。再舉個例子來說吧：有一位青年
工人同志告訴我說，幾年前，他在農村里，還沒
有到工廠時，就喜愛寫寫文藝作品，1951年，他
被人介紹到上海一個工廠當工人。在他所住的
里弄里，認識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壞人，被勾引在
夜里進私營跳舞場去跳舞，因而又認識了地下
舞女（即不公開活動的舞女），自己並沒有認識
到那是腐化墮落的錯誤行為，反而認為是很好
玩，難得巧遇的機會。但當時進地下舞場跳舞
的青年工人和幹部還不止他一個人，愛好相同，

气味相投，交成“朋友”。有一次，他无形中談到地下舞場的情況，談得絲絲入扣，有声有色。听的人問他怎么知道，他謊說是听別人講的。后来，他的工厂里，黑板报編委会的同志知道了，便要他写一篇文章，批判地下舞場、揭发这种跳舞場的墮落行为。他談到这里，忽又帶着檢討的口吻說：“說真的，我亲身經歷，对那情况是熟悉的。但我拿起鋼筆，筆尖总是在紙上繞来繞去，写不下去。”我問他为什么不写，他不好意思的笑笑說：“那时我的思想上，还認為玩玩跳跳嘛 有啥关系；那是‘正确’的，你叫我拿什么話去批判；我自己也参加跳，叫我怎么揭发！”

我們想想看，这位青年同志，当时为什么对自己所熟悉的不正派的事情，想不出話去批判，沒有勇气揭发的呢？沒有別的原因，那只是由于他錯誤的認為不过是“玩玩跳跳”的娛樂場所，他的思想上对那种行为，抱着同情心，当然无法批判和害怕揭发的了。

上述情况，总括起来說，要想端正正确的写作态度，首先必須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場，还要有正确的思想，正派的作风，才能达到目的，否則
是端正不起来的。

(二)

**生产工作要搞好，业余时间去寫稿，
不要強調特殊性，妨碍干活須檢討！**

这四句唱詞里，已經明确的告訴我們，业余文艺写作的人，首先要把自己的生产工作搞好，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写作，強調文艺特殊性，只顧写稿，把手里的活儿都耽擱了，那是不对的。

为什么要这样？道理有三：

第一，本书开头就說过了，文艺工作应为生产服务，要推动生产，而不是妨碍生产。目前是这样，今后也还是这样。不管在工厂或农业社里，搞业余文艺写作的同志，都是担任了生产工作，或工厂、农业社里的其他工作，并非专搞創

作的。这样，如把時間、精力都放在写作上，把本身的生产搞得很不好、或者不够好，責任上說不过去，在羣众里起了不良的影响，很容易造成羣众的不滿情緒，降低羣众对文艺活动、宣傳工作的信任心，从而也降低这一工作的作用，有的人強調文艺特殊性，強調文艺写作是高于一切的劳动，把它的位置，摆在一切实工作之上，好象神圣不可侵犯似的，这是錯誤的。文艺写作真有特殊性嗎？要說有，那只是文艺必須积极的、不折不扣的为生产服务、鼓舞生产热情、推动生产前进。

第二，文艺既然为生产服务，就必须描写直接生产的人和事，換一句說，写作材料必須从生产里来。怎样来呢？材料自己不会来的，最好的办法是我們自己亲身下海，参加到生产队里去，拿出干劲，带头生产，从生产工作中，和羣众有了感情，他就会把知心話掏給我們，到那时，你要什么材料都很容易。和这相反，我們只是強調文艺特殊，強調写作，終天坐在屋子里，不出

門、不下田、不挑担、不車水……和羣众隔在兩下，羣众很緊張的在干活，我們只是伸手要材料，羣众要不罵我們才怪呢；

第三，我們不謹要參加生產，還要在生產里起模範作用，以帶動其他社員。因為社里的文化宣傳工作是我們做的，羣众听我們講，還要看我們做。假使我們說的很好、做的很差，羣众便會批評我們“光能說、不能做”。這樣批評不大緊，以後羣众對我們的宣傳就會打折扣，降低宣傳工作的作用。

也可能有的業余寫作同志，是剛剛參加農業生產，會說：“我們哪能和老社員相比呢？他們是老干活的，有經驗、有能耐，我們是才干活的，沒經驗、缺能耐，怎麼能夠起模範作用，帶動別的社員呢？”我想，問題不在於能耐的大小，經驗的有無，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下決心搞好農業生產大躍進，是不是真正做到文藝為生產服務。假使這樣的打算堅定了，就會鼓起干劲，說在人前，走在人頭，自然能起模範作用，帶動

別的社員，共同前進。

(三)

作品一發表，自滿又驕傲，

個人名利重，只圖拿鈔票。

這四句詞里說明下面一些道理：凡是在農業社和工廠里兼搞業余寫作的同志，都知道黨對培養業余寫作人才，是十分重視的。江蘇省文聯在大躍進規劃上，提出在五年（1958—1962年）內，有計劃的培養新作家，其中有一大部份是工農兵業余寫作者，要求達到能夠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南京分會（計劃在1958年就籌備成立）的水平。省文化幹部大會上，各地文化館、站和俱樂部負責同志，也都在大躍進規劃里，提出培養業余寫作人才、發動文藝寫作、加強宣傳工作，更好的為生產服務。所有這些打算，都是值得我們歡欣鼓舞的，我想，搞業余寫作的同志們，聽到這些消息，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吧！

党对我们的业余文艺写作既然这样重视，那么我们除了积极搞好生产而外，就是要利用业余时间，加强学习，提高写作水平。有了写作材料，及时写快板、写小调、写戏剧、写通讯，以鼓舞群众。可是有的青年同志，一旦写了点作品在报纸或文艺刊物上发表了，便骄傲起来。在出版社出一本书了，更自以为“了不起”，目空一切。听说过，有个青年作者叫刘绍棠的吧？他十六岁时爱好写作，党看他在这方面有发展，积极培养他，给他学习和写作机会。可他写出了本把书，便丢开党对他的教导，骄傲自满起来瞧不起任何人，好象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才是“大作家”，实际他恰恰是幼稚无知！拿了稿费，便走上资本主义道路，终于堕落为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。

在业余文艺写作的人里面，类似刘绍棠这样的思想，有没有呢？有。有个青年技术工人，在厂里黑板报上，经常发表些快板、诗、消息报导、小故事及批评文章，厂党委宣传部认为他还